

春秋諸傳會通

三

月壬辰陳侯躍卒厲公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公會宋公子于虛地。虛。宋公。

羊作○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于龜地。龜。宋。○丙戌公會鄭

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丙戌衛侯晉卒

丙戌

注重書丙戌無義
例因史成文也
言丙戌美文也
丙戌再書日日例也春秋之卒也于莫謹

附錄

陳氏例
丙戌再書日日例也春秋之卒也于莫謹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公及宋公盟于秋
也宋衛陳鄭外敗不日稱曰則天變也郊廣之皆甚之
日入不定公夫人至不日胡流蔡陳許外不日
而之則日者不得日也凡日必甚之也奔不日
之會不日會盟焉則日盟有城焉則日侵伐不日
必戰也弑君也滅國而執殺其君也則日
於崩卒以往日之舍卒而稱日日皆大事也夫也則日
赴則亦再日之舍卒而稱日日皆大事也夫也則日

句讀之立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

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

信也詩曰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

也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不以

言師敗績內不言戰也此偏戰也何不以

鄭戰也其和也於伐與戰非責也

於鄭而無厭也夫宋罪固可伐矣然取已然後可以督者

致討故書曰伐夫宋罪固可伐矣然取已然後可以督者

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亂易此亂也

戰于宋來戰之義用賢治不肖也

也往者罪在彼戰于宋是也

稱師略之也罪在彼戰于宋是也

合者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

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突與也

連鄭背之而結魯魯比突而欲平宋之力以和台而

信皆以長亂而立法所必誅而不利是親煩盟濟

力也宋莊之得國鄭突氣類相同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

也事

三月葬衛宣公立朔

胡氏

葬自內錄既為衛人戰焉為葬宣公

已為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南宣未葬朔乃即戎

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俱存而照自見

夏大水

年

注為龍門之戰死傷

八年陳子之類是也

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鄭人來請脩好會于曹曹人致饋禮

無冰

公羊

何無冰溫也此夫去就政治舒緩之所致

義之好脩武張氏厲公比年與公連兵

胡氏

行時燠也胡氏皆公不明是謂不慙政治舒緩之所致

胡氏

按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慙政治舒緩之所致

乎取陰陽天地之實食於夏其載之也固陰而寒於是

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

夏五

公羊

注不書也兩木冰及成元年二月襄二十

五年華孫來盟書也胡氏聞其子曰聽遠者察其貌而不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公羊

鄭子人來盟

公羊

注來盟者聘

聘者率重也內不出主

其盟者主國也來盟前定也

之盟不日也言信在前非結於今

兄弟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特未定也

也義也

自取辱命之罪亦見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隱四年莊王即位

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其壻糾

六月乙亥昭公入謀反婦人宜其祭仲殺之

此名者著也而公言奔罪之也

不書何也陸生名今也

其書何也陸生名今也

惡其逐矣聖人而教在乎君之名

夫君所逐之臣而於自奔為名

事理實有國臣而於自奔為名

矣事理實有國臣而於自奔為名

能制於節位以賢足而為民弘斯道

春秋皆以自出書之其所罪民逐

臣道而尚可待其改過自新則位

失道而尚可待其改過自新則位

正固不可為國又初與權臣比而

而欲殺之不可為國又初與權臣比而

名以罪之其發盜賊之計以自取亡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大子有母氏之寵而守介善節以失

強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聚小失

能自君於人亦謂之善自為謀言不

也禮始於人亦謂之善自為謀言不

胡亥忽常嗣復位君其國歸而獨

可奔歸而稱侯復位君其國歸而獨

夏四月己巳

祭仲專鄭伯患之

其壻糾尸諸周氏

雍糾公出奔蔡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公羊

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谷注三人為胡氏其狄之何天王崩
衆眾足責故夷狄之書自參人者旅見非邦不奔喪而相率朝
賊也君之陳氏朝之舊自參人者旅見非邦不奔喪而相率朝

杜注無據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左氏鄭伯突入于櫟左氏鄭伯突入于櫟左氏

今河南陽翟縣未得國直書入無義例也左氏昭公也
十年傳曰楚申無宇對楚子曰鄭莊公城櫟而左氏昭公也
焉使昭公不立鄭京櫟實出獻曼伯宋肖毫實殺子游齊
宋大立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曼伯宋肖毫實殺子游齊
必掉君所折尾也知衛蒲戚實出獻曼伯宋肖毫實殺子游齊
祭仲亡則鄭知也知衛蒲戚實出獻曼伯宋肖毫實殺子游齊
忽危矣不須鄭言國也末言爾邑為末言爾邑為末言爾邑為

國

又城櫟而獻子元君焉使昭公不立叔何謀莊公所親也夫制
蒲之害也故獻子元君焉使昭公不立叔何謀莊公所親也夫制
國之害也故獻子元君焉使昭公不立叔何謀莊公所親也夫制
惟之害也故獻子元君焉使昭公不立叔何謀莊公所親也夫制

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
弱技以禮身使櫟則其國已復矣於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
不謹於禮身使櫟則其國已復矣於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
小以禮身使櫟則其國已復矣於春秋止書突入櫟而忽

入其國都蓋無以異特入于此則鄭儀晉突之命已制於突與
所見都蓋無以異特入于此則鄭儀晉突之命已制於突與
入其國都蓋無以異特入于此則鄭儀晉突之命已制於突與
未矣其所由生也又以此春秋見所備晉突之命已制於突與

晉滅下秋謹強此春秋見所備晉突之命已制於突與
墮費邱皆於此也書其害書突入櫟而書也
權之費邱皆於此也書其害書突入櫟而書也
危不須言為忽以此年出奔亦無據○又陳氏曰

鄭突入櫟與衛侯突書名則又異矣
得突入櫟與衛侯突書名則又異矣
鄭突入櫟與衛侯突書名則又異矣
得突入櫟與衛侯突書名則又異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羊

左氏

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非
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非
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非
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非

義兵

地而後伐疑詞也非其疑也
地而後伐疑詞也非其疑也
地而後伐疑詞也非其疑也
地而後伐疑詞也非其疑也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穀梁曰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
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昭公與突之
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昭公與突之
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昭公與突之

復歸于鄭曰以微弱厲公雖寡其知足以經四隣之變
 既入于操曰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於
 於輔正終變而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其疑者非其疑於
 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其疑者非其疑於
 詳書其會地而納之也
 後伐以譏之也
 伐其林召陵之類是也
 于其而後救之也
 張氏流阻火就煤之意獨陳侯疑之耳然寡不勝眾所
 遂以疑而不

而後伐例三此年于表伐鄭及宣元
 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錄其地何則著其美也蓋以爲地
 深餘踐會之郊則責諸侯之力之疑吾然可曉觀此不
 則明毅梁者獨疑公羊以爲善錄義矣陳之張氏亦善
 左氏之得事情也

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

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會者魯諱議納不正蔡常
 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
 上後易其序是以利誘人而先
 先乎後也其意亦如此春秋防
 尤謹守正意考其所書意目見
 於春秋分考其至而進其位如
 於齊出子光之類甚多皆同此
 漸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助寡伐正危殆之甚
 喜得全歸故致之
 拒之也無王法以納突非正也
 上無王法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
 之也無王法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

其構所而魯
 上兄謂出而張氏曰鄭突本因宋以入國而後即
 春亦突善又宋十鄭突本因宋以入國而後即
 秋奸善又宋十鄭突本因宋以入國而後即
 比惡結能宋十鄭突本因宋以入國而後即
 事之諸使魯宋自冬及夏悉力者納之此深矣今
 直推侯故皆爲之致力者納之此深矣今
 書會復因同政不行伯者未強而居

又待何謂焉齊背盟而來公以

戰

內諱敗卒其可道者也為內諱也

公謬妄不取○又○說故去夏以月陰也此戰蓋由

亦以爲諱公左氏以爲公不

六月丁丑

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桓侯無子故召季而

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之侯封人烈子

季次當立封人烈子也○蔡季自陳歸于蔡而

人死歸反奔蔡也○蔡季自陳歸于蔡而

蔡季陳有奉焉○蔡季自陳歸于蔡而

也○蔡季自陳歸于蔡而

立公若季者○蔡季自陳歸于蔡而

迫者也是以見實於春秋而

不稱蔡季所以別有罪也

羊然則復國於危疑之際

以禍於未然而去一爭心

遠之禍於未然而去一爭心

者惟蔡季與兄弟書字之

黃楚之比陳之書名者元

季之復歸蔡季之歸紀季

之來歸而巳皆書字之例

亦無可同於書字之例者

癸巳葬蔡桓侯

胡氏

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若

者所以異於衆人也○子

雖伯子男之葬皆從其私

禮之實爲後世戒欲其以

禮何氏以為封人不能任用蔡季故奪其臣子辭
也皆非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
邾宋羊疆

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皆背之戰奚代邾並見於
一年之間蓋其為人不信而好亂不仁而佳兵人

理城矣其不踰
而此年不見事實諸傳又無杜氏蓋臆七年傳同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注是後夫有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
日御不失日以

無見殺百官于朝
言朔不言日
注者著桓行惡故深為內權其將

無言朔不書日例隱三年何氏因公羊傳獨
注此為立說如以此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已列於會而傳曰
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略齊請會而傳曰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大子自立見執於晉
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權

王法不得赦也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
三年之喪畢矣又據桓王十五年天崩至是君嗣位

也然則篡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死存沒時無古今
則皆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賊懼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與字無
春公

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
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

通焉公誦
卒
外者何內辭也其夫外也

之公誦
卒
外者何內辭也其夫外也

以夫會不言及夫何也
卒
與者許可之外公也

能防閑文姜委曲順從無所不可使至濼也
國患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丙子享

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
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反無所歸恐於諸侯

請以彭生除之
國
今書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

前書公与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亦明矣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在民葬緩慢也

國 賊未討則何以書葬君在外也國 此其言葬何

而討于國則內也在此者不貴其外也國 固國固

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

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終瀆夫公在位上有人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

迹於史冊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書以

聘誅滕子毅鄆邾年葛之朝紀大水兩雪死冰日

食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

其為人往往亦不義而得衆故即位之憂亦深矣然

田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

有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好以協齊而聘遠國之會議

之會弟年之戰紀之戰伐其得志大無所不至自以為

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其得志大無所不至自以為

莫已害矣孰知禍起於內惟薄哉此蓋天理之應也

胡氏曰隱公之難在內者討于春秋之心哉

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為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哉

彼三傳之說亦何足以知之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四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五

莊公名同蓋法勝敵克亂

元年春王正月

齊人

齊人

齊人

齊人

齊人

齊人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公父弒母出故不忍行即位而桓為齊所故也

三月夫人孫子齊

齊

齊

齊

齊

齊

志於魯今桓公見於齊莊公

志於魯今桓公見於齊莊公

志於魯今桓公見於齊莊公

志於魯今桓公見於齊莊公

志於魯今桓公見於齊莊公

志於魯今桓公見於齊莊公

志於魯今桓公見於齊莊公

志於魯今桓公見於齊莊公

志於魯今桓公見於齊莊公

志於魯今桓公見於齊莊公

志於魯今桓公見於齊莊公

春秋諸傳會通卷之四

廬陵進士李康

桓公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五月復烝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見禮也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忘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流則怠怠則黷

祭也春與之志不時也其見新物薦尚鴈烝衆也

志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春秋以不時

天王使冢父來聘杜氏穀梁皆胡氏下聘賦逆之人而不

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

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

於王宰相爲一心故歸賜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

名以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

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我在論相而止矣

附錄天子三公大夫采地伯仲祭伯南季祭叔大夫係官氏名且字宰渠伯糾是

也略稱人會王人于泚是也次士以官錄宰咺是也

字而稱子者謂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故設文

夏五月丁丑烝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春我伐凡伯于禁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

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亦同周禮紀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禘秋嘗冬烝此取協韻耳非有異也

制曰春禘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

制曰春禘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

制曰春禘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曰春禘而秋嘗

祭遂爲諸侯缺一祭之說文見春秋八年七月一春一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鄒紀邑在齊紀季以鄒入于齊

季

紀季以鄒入于齊

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也

詞賢季有難夫兄入齊之也

鄒事齊也入者內非受也

庶亂嗣不泯宗廟永存春秋賢之故喪之齊

受地公之邑而城人盜地於義不可受也

也故春秋之義私也書名則非也諸侯必加避非人臣

名宋辰秦之類是也書名則非也諸侯必加避非人臣

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

天下列道強其亦不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

者所以無五廟其亦不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

叛然疑於宋魚石也季不難詞也

字則疑於宋魚石也季不難詞也

也書名書地而籍邑叛君之罪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入于

其者宋魚石晉欒盈是也書地書復入而據邑入于

君之罪見矣今季不書奔不書地名所以別於二例

也不書第明非紀侯之薄也書入所以罪齊而

季也與其秋所以如此書者原季之情免季之罪不

使與則可謂之公知權也何如以為賢而廢之則恐未

可與則可謂之公知權也何如以為賢而廢之則恐未

諸侯之兄弟以適周例論也何如以為賢而廢之則恐未

冬公次于滑地書公羊之始滑鄭伯會鄭伯謀紀故也鄭

再宿為信公羊其言次于郎何刺欲

過信為次公羊其言次于郎何刺欲

不能也公羊其言次于郎何刺欲

意在刺无王命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春秋言乃鼓

亂之書也其說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

如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顯義

之深譏公羊其言次于郎何刺欲

國春秋公書次惟莊公與昭公耳二公皆无点之

君也以爲莊之不競無異於昭公耳二公皆无点之

書次者三此年次滑書公八年次郎書師三十年
次戎不書公不書師其矣莊之不競於齊也君父
死焉不能討謀紀而齊滅紀及齊圍邯而邯降于
齊救邯而邯卒不免師出何名哉此救而不書救
者不以救予公也書救則疑
於聶北雍榆矣餘見八年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

齊侯所以齊侯所以病齊侯也齊侯所以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其矣

三月紀伯姬卒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納總天子

諸侯夫人者恩得由故卒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

年九月突入于柳十七年高季弥弑忽立子曹十八年
齊襄公殺子慶鄭人立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年突使傳取
儀而入則遇于垂者鄭突與儀備衛與鄭有二年突使傳取
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備衛與鄭有二年突使傳取
為君子儀而君鄭十有四年則若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
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



氏謀取紀也

傳皆無文

紀侯大去其國紀侯大去其國

賢者不遺一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
子而齊侯之凡大闕大言滅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
子而齊侯之凡大闕大言滅而曰大去者不使小人加乎君
為委置之者志倉廩之竭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相之祭祀義
莫重焉委之而夫無取歟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祭祀義
非身之所能為則當效死而弗去以道言之願所擇如王何
爾然則擬諸大王去邪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大王之去
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曰以微成則何大王之去
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可
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為君之末

入以寡術之出以突儀則雖國人所立而突所在焉非
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與也突之
君子不幸而處於此如子儀季札可也非如此則亂
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謀取紀也

矣陳氏

不得免焉... 又不得免焉... 故不以奔罪... 則齊亡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禮人葬之... 夫稱人葬之... 其禮也... 齊侯葬紀伯姬... 與紀叔姬宋如皆閔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則曷為獨... 而譏焉... 則曷為獨... 而譏焉... 則曷為獨... 而譏焉

雖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
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
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不
復離而然不釋刺釋然也
之符是忘親釋然非人子矣夫狩者馳聘焉可獵其為樂
下主乎民一為乾天為父上主乎宗廟以為為有人心者
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
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為齊侯胡氏從公穀餘已見桓四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師者衆多之地按齊詩載驅刺襄公无礼義盛其車服
疾驅於通道大齊子與姜淮之詩也曰汶水湯湯行人
彭彭魯道有湯齊子與姜淮之詩也曰汶水湯湯行人
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忘矣

秋邾來朝

邾公羊作倪邾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邾城
邾命為諸侯發附庸稱名例也其後城
從齊桓以尊侯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倪未名何微國也

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也
邾黎來介葛盧是也魯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也
小邾子蓋於此已
能自邾子蓋於此已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
納惠
左氏
此伐衛

也曷為不言納
衛侯朔辟王也
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賤而稱人餘
王命也
命絕之也又黨有罪以納之故賤而稱人餘

而曰公會伐書人陳氏以莊二十六年伐徐例通之
而曰公會伐書人陳氏以莊二十六年伐徐例通之

五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左氏
王

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
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

也况殺其兄又逆土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
至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
之情見矣

也獨衛侯皆與君復國皆初入夷儀不稱子忽衛侯鄭
曰齊景公也然春秋於諸侯繼世有父命則得書即
而位立朔一也逐陽生而迎陽生與茶與衛宣之殺也
秋以陳乞君命乎由是觀之則雖有父命而亂倫失
正又當以君命為辱矣胡氏謹始例說好會不得意致
矣

附錄

公羊例

其本會之時即伐鄭會蕭魚至會是也所從來獨重
服兵將復用鄭兵是也此謂公重錄所從來與鄭盟不
毫北至獨出鄭兵是也此謂公重錄所從來與鄭盟不
國及獨出鄭兵是也此謂公重錄所從來與鄭盟不
已盟得出會盟得地不致意無功致可言也意致者以
會盟得出會盟得地不致意無功致可言也意致者以
以離不意言會故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魯

魯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魯

魯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魯

魯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魯

魯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魯

魯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魯

魯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齊

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注亦公穀經傳皆作衛

於衛情書來歸首惡於齊也重丘之盟書同

以同類當在獻捷例不可考

附錄

左氏說寶玉

左氏

昭十三年楚靈王謂令尹子革

華變父於周求鼎以事康王四國皆分我乎對曰獨無有今吾
使人及魯謂晉籍談曰也楚是成王之無母弟也密有昭十
年景王謂晉籍談曰也楚是成王之無母弟也密有昭十
與其對長弘曰成王甲唐叔受之以大器分康叔以大路密
祝封父之繁弱備成王典魯公以大路密康叔以大路
少帛績篋旃旗大備物典魯公以大路密康叔以大路
姑洗三昭者皆叔也而有分唐叔以大路密康叔以大路
令德昭昭之以分物而有分唐叔以大路密康叔以大路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地防魯

左氏

也齊志

穀梁

會婦人正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左氏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左氏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左氏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左氏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左氏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左氏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穀梁

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如兩夜中星隕如雨

墮而後見也

秋大水無麥苗

左氏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今五月周

種故曰不害

公羊

書無苗何以待無麥然後及五月周

苗同大也

胡氏

書大水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

災而無日矣

公羊

書無麥禾者謹用天災也

亡無日矣

公羊

書無麥禾者謹用天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胡氏

防魯地穀齊地初會

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

胡氏

其為惡亦遠

矣明年無師又與齊會于穀

公羊

其為惡亦遠

有管仲井士自侵齊至此穀亦此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左氏

次不言侯此其言九

言及者深及乃是以魯人陳蔡以

公羊

其言九

文言之深及乃是以魯人陳蔡以

公羊

其言九

致之深及乃是以魯人陳蔡以

公羊

其言九

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

公羊

其言九

于郎以待陳蔡之師

公羊

其言九

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

公羊

其言九

之深及乃是以魯人陳蔡以

公羊

其言九

公仲孫蔑會四年師次成郟

公羊

其言九

齊宋次次郎可入無名之例

公羊

其言九

楚蔡次次郎可入無名之例

公羊

其言九

矣未獨次及之則啖子說亦可

公羊

其言九

甲午治兵

左氏

治兵于廟習禮也

出也曷為為父吾將以甲午之習戰也何言辭祠兵為



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曹來朝五年此王出子文桓之一年十五年成四年

張氏說是一年皆曹伯也朝桓之罪當與滕穀同

十年春王正月國氏

國氏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年者盈數也

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矣十年書王紀常

以正之而此年曹伯適薨而附益之以為正終生

乎胡氏得之

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挑

丘弗遇阿縣東南有挑城

不也公羊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

禮動起公要之也非者不之深起公見挑丘衛衛不來

故書不遇而殺不也

魯公之接殺耻也

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

弗及盟罪季孫也然皆為內諱耻也

納捷苗弗克納則亦為善之義矣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忽有功焉齊人饒諸侯使魯次之

侵伐先書齊衛鄭怒請師于齊齊人

之周班惡三國之討有詞

戰績于郎不言也言戰乎近乎圍也此偏戰者結日以定地各居

一戰不面鳴鼓而戰也

期戰不面鳴鼓而戰也

敵期戰不面鳴鼓而戰也

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詩暴禁亂
加於己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人道繼得已
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鄆以濟其
曾不能修方伯之職而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類
義也今春秋所以私忿小怨而親帥其師戰于魯境
也哉此春秋所以必誅而不聽者也故以三國為主
書來戰于郎鄭人主此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以三國
奚者諱魯也莊六年特書敗績者惡魯也十三年戰
年成二年書戰也莊九年特書敗績者惡魯也十三年戰
列陳也此說為前定之戰也谷梁以梁例也前定之
故以陳也此說為前定之戰也谷梁以梁例也前定之
者嚮內之辭楚屈完來盟于師又公羊曰凡言來
來者嚮內之辭楚屈完來盟于師又公羊曰凡言來
直殘民之重輕其罪曾而書公及諸侯戰者多矣
今三國以爭忿小故無詞而伐有書其則罪在國
不容不反常例以明之故春秋以兵無曲直之異恐
嚴專罪三國特書以其來戰者外為志乎此戰也
非也此說三國而趙子以春秋外為志乎此戰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惡曹經宋者盟微國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
不書經宋者盟微國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
志矣既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
盟故前書其爵而以師為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
罪後書此盟而奪爵示貶也此即之戰也此即之戰也
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為略也猶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莫適為主則人自為盟而已矣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
家而衛亦抗子突以自盟而巳矣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
自而參盟莫其於惡曹故略之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祭仲
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祭仲
立昭公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
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
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祭仲祭
公奔衛厲公立昭公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足也

祭氏仲名不祿行人也

者宋公也其曰人何賤之也

正罪較然矣何不以名命大夫也

之也乃尊王命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

以天子命大夫保其君今乃至於見執廢繼其君而立

下非所立者不亦其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

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

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禮皆仲不能

其位能與也或曰孔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親筆非

國史能與也或曰孔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親筆非

此則名其君於下字其臣於上謂權常而不可與權者

謂之權也變而不失其正昭公語其變而不可與權者

重之權也變而不失其正昭公語其變而不可與權者

其知正也宋殤也祭仲足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而

之矣鄭不矣祭仲足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而不可與

鄭不矣祭仲足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而不可與權者

張氏鄭不矣祭仲足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而不可與

野有善於鄩公者通乎夫人將往省于留途出於宋

人執之謂之曰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途出於宋

則君必死國必亡緩之則其言則君可以生祭仲不從其言

以存易亡少遠緩之則其言則君可以生祭仲不從其言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稱以大夫執執有罪也

